

金 芒 果 新 批 评 文 丛

孙 荪 王 鸿 生 主 编

生 活 的 发 现

张 宁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五亡果新批评文丛

生活的发现

张 宁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活的发现/张宁 著. —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0.5

(金芒果新批评文丛/孙荪 王鸿生 主编)

ISBN 7-80127-340-0

I. 生... II. 张...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9212 号

生活的发现

著 者	张 宁
责任编辑	吴 平
责任校对	高小昆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邮 编	10005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振兴印刷厂
规 格	850×1168 毫米 1/32
总 字 数	853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6 月 第一版
印 次	2000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总 印 张	41.5 印张

ISBN 7-80127-340-0/G·155 全套 (6 册) 总定价: 10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金芒果新批评文丛编委会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鸿生	孙 荪	刘思谦
张保振	陈维会	何向阳
武泉水	耿占春	鲁枢元

策划人

阎 婕 孙铁道 王运一

总 序

90年代的文学批评，似乎越来越受制于市场和学院这两种体制化力量的互动关系，而不像80年代那样，其活力常来自自发的思想热情和文学兴趣。

对那些不在意文化生产特征而只注重知识转型的人们来说，今日之批评无疑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比如，诸多数年前还令人惊诧莫名的新术语、新观念，如今早已泛化为职业人士乃至普通文科大学生手中的常识了。但并不使人感到乐观的地方在于，知识的进步并未使当代批评免于“过剩”与“匮乏”的双重困扰。我们看到，一方面是“炒作”或无谓“争论”所造成的话语消费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则是批评对文学和文学生活的实际介入能力越来越显得萎缩。如果不是出于学位、职称、成果登记或学术权力等方面的强迫性考虑，大概用不了多长时间，批评就将沦为了一块无人愿意认领的荒地。

其中的原因并不难想象。我们的一些作家、读者和文化官员并不喜欢认真的批评，他们往往只需要适合自己胃口的东西。在许多时候和许多场合，批评家不是无足轻重的人，就是不受欢迎的人。即使在文坛、学界，批评也未必被看作什么大本事、真学问，公开的或私下的奚落常常令批评家本人也自惭形秽。从经济学角度看，批评就更是一个投入、产

出与收益毫不成比例的行当，既然人都要生存，既然生存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任人选择，那么，谁乐意老是找一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来干呢？就此而言，批评队伍的溃散和青黄不接，实在不是什么无法理解的事情。

常听到有人感叹中国缺少“大批评家”。此言固然不谬，但造就“大批评家”的土壤、环境和气候却不应落在视线之外。一位旅居海外的画家曾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某日，他在烈日下写生，一位途经这里的新西兰太太停足看他画画，不大会儿，又用手中的报纸叠了个帽子，轻轻戴在他头上，然后悄然离去；走了没几步，回头一看，风把帽子吹掉了，老太太又折回身拣起帽子，重新给他戴上，并用力按紧，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画家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和他眼里都有湿润的东西在闪光，我们都知道，一种热爱艺术的民族传统和社会氛围，对艺术和艺术家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未来世纪里，“大批评家”的诞生，乃至中国文化的复兴，难道不应该从这样一顶“纸帽子”开始吗？

其实，以中原之大、中国之大，并不乏不计名利、特立独行的批评新人，缺少的只是对他们的发现、理解与推重。孙荪先生和我之所以立意选编这套丛书，首先是为了表达一种歉意，因为，作为兄长、同道者或身边的朋友，在他们寂寞燃烧的漫长日子里，我们应该做而没有能够做的事情太多。其次，我们当然希望，这套丛书暨首编的六本批评文集，对人类人文精神之薪火的承传和宏大，能尽一份绵薄之力。

特别需要感谢河南省金芒果集团，在重利轻义甚至见利忘义的世风中，他们慨然向处境艰难的文学批评伸出了援

手。在我的感受中，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赞助，而是一种温暖的鞭策，其中包含着对精神探索价值的实实在在的肯定。同时，这套文丛的问世也有赖于经济日报出版社的具体努力，我们深知，并不是所有出版社都具备这种眼光和气度的。

愿文丛有益于读者心智，有益于中国学术的现代发展，一切或如荷尔德林所咏：“在此缺失的，自有一位上帝在彼处弥补”。

王鸿生

2000年6月16日

目 录

总 序.....	王鸿生 (1)
存在与文本	(1)
§ 遭打者的咒语.....	(3)
§ 童话里的笑声.....	(19)
§ “阉割情结”的文化意义	(23)
§ 阿 Q 的不朽方式	(29)
§ “浪漫主义出路”的终结	(48)
§ 消息：罪者或有限者.....	(61)
§ 何为死？	(68)
§ “现代”和“现在”	(74)
§ 改写与再生.....	(82)
§ 谁去谁留及非选择性.....	(88)

§ 日常生活的另一种叙述·····	(93)
§ 牧羊人的故事·····	(101)
§ 商业社会中的艺术家·····	(104)
§ 商业社会中的创作 ——一个有限的简单的勾勒·····	(104)
§ 期待：真实与承担·····	(124)
§ 死亡小说·····	(133)
§ 《哈姆莱特》：另一种肖像·····	(149)

自我与社会····· (155)

§ 这个日子中的一次自我发现·····	(157)
§ 幻想的权利·····	(163)
§ 偶读《三月的租界》并将之与当下相关联·····	(167)
§ 不带伤的黎明还没有到来·····	(171)
§ 拒绝理解与“上纲上线”·····	(174)
§ 该说也不能说之后果·····	(178)
§ 俄底浦斯式命运正笼罩我们·····	(182)
§ “立此存照”的价值·····	(184)
§ 鲁迅的心是与我们相通的·····	(187)
§ 超市·自由主义·身份问题·····	(189)

存在与文本

遭打者的咒语

下述真理应是自明的：人皆有死，死是不可避免的。但托尔斯泰的一段经历却也留下了另一个话题。那是在他 40 岁的时候，有一次，他去外省购置田产，中途宿于旅馆时，突然遭到致命的一击。这一击不是来自外部，不是灾难、疾病或死亡的任何具体威胁，而是在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情况下突然将人必有一死的事实与当下的自己联系起来。这一联系是那样令人震惊、恐惧，以致他不得不从深夜的卧床上跳将起来，试图摸索着点上灯烛，用回到光明、回到白日的方式抑制这一可怕的念头。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托尔斯泰始终为这一念头、为死亡与自己深切的关联所苦苦折磨，甚至他不得不藏起猎枪和绳索，以免在某一疯狂的时刻自己结束掉自己的生命。这一精神遭遇的直接后果是，先前所有世界的合理性、生活的稳定性和自己坚信并积极实践着的信念全都翻了一个个儿，变得狰狞可怕或暧昧不明了。他必须迫使自己找出对死亡、对生命的新的解答。这场突然而至的恐惧是托尔斯泰后期世界观和生命方式彻底转变的契机，也在若干年后使他写出了堪称死亡学经典的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

托尔斯泰的精神遭遇所留下的话题是：在死亡之自明真理面前，把人人皆有的死与自己相联系竟那样艰难，以致非

得付出精神危机的代价不可。这一发生在伟大天才身上的情形，迫使我们进入自明真理的背面。

背面是什么呢？

1

鲁迅在《野草》中讲过一个故事，说是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鲁迅对此评论道：“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这是被揭破的日常生活的真相，其中呈现着与自明真理决然相悖的另一种意识。这意识把真理弄得暧昧不明，令谎言公然登堂入室。这意识便是日常之死亡意识。

日常之死亡意识具有如下特征：首先，拒绝将“死”引入自身，或者说，将本应容纳的死之自明真理从自身剥离得干干净净。《野草》中的故事显示，除遭打者外，所有的人

都好像没有听说过“人皆有死”似的，然而也没有人承认自己会长生不死。他们对这一尴尬局面应付裕如的办法是：把“死”掩盖住，藏匿掉，结结实实地禁锢起来。只要不提它便其乐融融。这似乎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禁忌。在中国民间，这一禁忌至今还流行着，如把孩子的死称为“没了”，把成人的死称为“老了”，而不管死了的成人实际上还年轻得多呢。看来这一情形是世界性的，蒙田就曾指出古罗马人也不直接使用“死”，“他们用‘他不活了，他活过了’来替代‘他死了’”^①。蒙田对此作心理分析说：“只要是活，哪怕是过去了的，也便足以自慰。”这也从相反的方向说明了在咒骂人的话语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死”的字眼——“你这该死的东西！”“你还不如死去呢！”“你不得好死！”……人们正是把在自己身上忌讳的事统统归到被仇恨者身上。

古老的习俗可能带有潜在的强制性，其中偶有正视死亡者有时也不得不用“讳称”。但来自《伊凡·伊里奇之死》中的情形，则说明经过文明洗礼的人也掩盖“死”并拒绝把“死”引入自身。伊凡·伊里奇，一位身居高位的帝国检查官，竟然不相信死会落到自己身上。而他所寄寓、并给他提供生之意义的社会，主要是与他构成各种关系的“人们”也不承认死亡的存在。妻子、儿女、仆人、朋友、同僚、医生在明明白白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时，依然装作什么也不会发生的样子，貌似轻松地谈论着，若无其事地安慰他，“避而不谈他面临的唯一问题——生死问题”。这一揭示直接唤醒了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也不曾在身患绝症的人面前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死吗？我们也不曾竭力保持一种姿态，这姿态似乎可以消除人之必死的命运吗？我们所擅长说的所有安慰

的话，都是将一种关于永生的欺骗搪塞给对方。当然，有理由相信这是一种好意，但好意的背后恰恰是害怕将死亡的自明真理呈现于我们面前，并引入我们自身。

那么，被掩盖或藏匿的死亡跑到哪里去了呢？在代表死的绝症最初落到伊凡·伊里奇身上时，小说写道：“医生向他详细说明了他体内发生的变化。从生理学和解剖学的角度来理解医生的话，他便完全明白了。”这一“明白”使死亡陡然转化了，转化成盲肠里的一个“小东西”，转化成治疗、增强体质这些具体的事情。生命之“终”这一巨大的不可见的真实，便这样分解为无数可加操作的具体的东西和具体的事情，而弥散于日常的错觉和迟顿之中。日常的死亡意识其实是对死亡的不意识。

其次，日常之死亡意识虽然拒绝将死亡引入自身，但却并不拒绝“谈论”死亡。鲁迅对此作过同样出色的描绘：阿Q如何向未庄的人们绘声绘色地谈论城里的“杀头”，华老栓的茶馆里如何津津乐道刚刚被杀的“夏四奶奶的儿子”……而这些谈论者正是鲁迅《野草》中的“合伙打人者”在精神上的同宗。掩盖死亡者和谈论死亡者如何并行不悖地组成同一类人？海德格尔出色地分析道：“日常杂然共处的公众意见把死亡‘识认’作不断摆到眼前的事件，即‘死亡事件’。这个或那个亲近的人或疏远的人‘死了’。每时每刻都有不相识的人们‘死着’。‘死亡’作为熟知的、世内摆到眼前的事件来照面。作为这样一种事件，死亡保持在那种用以描述日常照面者特征的不触目状态中。”②“死亡事件”的本质是“他属性”。这种事件无关自身而总是在别处大量地发生着。我们可以谈论，但也可以置之不理。死亡的自明真理

在这里不仅没有把人的必然命运关联于自身，反而加剧了把这一必然命运当作在别处发生的、随处可闻、无甚惊奇的“事件”，而投入日常的“不触目状态中”。海德格尔分析了“有人死了”这一具有报道性的陈述句，指出：“‘有人死了’散播着一种意见，仿佛是死亡碰上了常人。公众的死亡解释说，‘有人死了’；因为每一个他人与自己都可以借这种说法使自己信服：不恰恰是我；因为这个常人乃是无此人。‘死’被为一种摆到眼前的事件，它虽然碰到此在，但并不本己地属于任何人。”决定对死亡是掩盖还是谈论，取决于“死”将归属于谁。如果不归属于我们，那么尽可以随意地谈论，否则，“严惩不怠”。《野草》故事中的遭打者之遭打，就在于他冒傻般地将死亡“本己地”归属于我们中的某一确定的人。而聪明的做法、也是“常人”认可的做法则是：“这孩子真健壮，喂养得好。这不，我刚从我二姨家来，她庄上王老三家的小子今天该满月，可昨儿没了。瘦得很哪，也不知道当爹娘的怎么养的。”这种谈论无关宏旨，反而可助主人的虚荣，可添众人的谈兴。因为“王老三”对大家是陌生的、遥远的，因而也是抽象的、不存在的。

但上面的论述尚未触及这一现象：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人谈论自己的死，这是否超越了日常的死亡意识呢？并不尽然。日常之死亡意识也同样不拒绝谈论“自己”的死，即令“谈论”处于一种“机巧”之中。下面的言谈也许我们并不陌生：“我要这些家产干什么？等我死了，还不都是你们的？”“到我死时，就会怎么怎么了……”这些言谈看似把死之自明真理引入了自身，其实不然。因为在言谈者那里，死被置于一个现在不在的将来，因而死所内含的随时性便被确

定于某一具体的时刻：老年，老得不能再老的时候。尽管科学揭示过生命的周期，但那是针对类、而非个体的。死却始终是个体的、“我的”。即使一群人集体死去（像某种灾难带来的后果），那也是各个不同的“我”的死。这就是死的“最本己”的属性。对承载这一“最本己”属性的个体，死始终具有不确定性；“它”随时可能到来。认定死必在“老的时候”，就是通过取消死之不确定性而将死剥离出自身。就像谈论别人的死是将死亡转化为“死亡事件”一样，如此谈论自己的死，则是将死亡转化为抽象的“未来”、“老的时候”，因而同样取消了死的“最本己”的属性。而其对死亡的藏匿性可用弗洛伊德的一段话予以说明：“我们当然……同意这样的说法：……死亡是自然的，不可否认的，无法避免的。而实际上我们则习惯于用言行表明，情况不是这样。我们表现出一种明确的倾向，试图‘暂缓考虑’死亡，或者从生活中将它排除掉。我们总是想把死包起来，秘而不宣……”^③对“谈论”死亡又拒绝引入自身这一特征可概括为如下几句话：“有人死了”，但死的不是我；“我也要死的”，但我现在不死。我——现在——永远活着。日常之死亡意识就这样与死之自明真理“和平共处”着，但却是以自己的方式“共处”的。

再次，日常之死亡意识呈现着从不立论的默然形态。死之自明真理公然宣布：人皆有死，死是不可避免的。但日常之死亡意识却从不这样宣称：死亡永不关己，我——现在——永远活着。它从不站出来，也从不说话，但却无处不在。它以不具任何形态的形态弥散于日常生活之中，干涉着、决定着人的生命形态，也干涉着、决定着人对死亡的超越。由于它